



陈家姑娘

任大星著

陈朵云的照片

任大星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
插 图

孟凡太

陈朵云的照片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徐州印刷厂印刷

1979年6月第1版

197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6,500册

书号：10100·308 定价：0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包括四篇短篇小说，写的都是女孩子们——初中女学生、女运动员、女徒工的生活故事。

《陈朵云的照片》写一个有虚荣心的初中学生，为了想拍好一张照片这件小事，过份花费心思，竟至影响了学习成绩。《第一个朋友》写同学之间的友谊，友谊促使一个性格孤僻的女孩子很快得到进步，成了集体生活中活跃的一员。

《运动员的故事》写一个少年女子体操运动员，在伙伴们的帮助下刻苦锻炼，成长为健将级运动员的过程。《初来的女徒工》写两个刚从农村来到新安江水电站建设工地的年轻姑娘，报到的第一天就被工地上雄伟的建设景象迷住了，在老师傅们的教育下迅速提高了觉悟，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劳动岗位。

这些作品文笔清新、亲切，读起来有生活气息。

目 录

陈朵云的照片.....	1
第一个朋友.....	13
运动员的故事.....	28
初来的女徒工.....	46

陈朵云的照片

一天放晚学后，我和陈朵云一路回家。我和陈朵云虽不住在同一弄堂，但由于友谊，放学路上，总得同走一程子路。我们东拉西扯地谈着谈着，陈朵云突然对我说：

“张建华，最近你准备拍照片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觉得很奇怪。“我拍照片干什么？离初中毕业还有整整一年半，报考高中还早啊！高中报名照片，到初中毕了业再拍也不迟吧！”

她说：“我准备去拍照，要是你也拍，我们一块去。”停了一下，她又说，“你知道吗，她们说少年之家的舞蹈小组最近要吸收新组员，我想去报名，报名单上需要一张照片。另外，陆佩琴上次寄了一张照片给我，我想回赠她一张。可是我不知道哪家照相馆拍得好一些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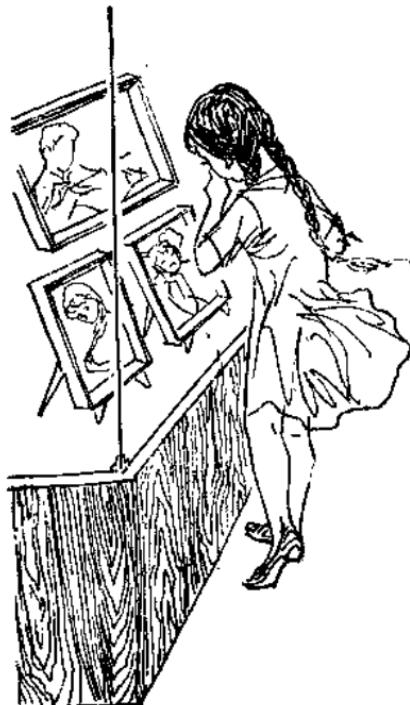
“照相馆总是那样的照相馆，有什么好呀坏的。”

我回答说。“陈朵云去拍照，拍出来总是个陈朵云！”

“不！”她认真地看了我一眼。“你什么也不懂，照相馆设备有好坏，技术也有好坏！”

这时我们已经到了叉路口，便分了手，关于她拍照片的问题，还没有谈出个结果。我以后也就忘记了。

二



星期日，我做好几何作业，到街上去买练习簿，走过最热闹的新建马路，看见陈朵云呆在一家店铺门口，鼻子贴着橱窗上的玻璃，不知在张望些什么。我看了好笑，故意不去招呼她，打从她身边擦着走过，还揪了一下她的辫子，她也没有发觉。我走回来抱住她的肩头，把她的身子扭了转来，我想她一定会

象平时一样，尖声喊叫起来。可是她并没有尖声喊叫，等她看清楚是我以后，马上把我拉到玻璃橱窗前面，指着里面陈列着的一些照片，高高兴兴地说：

“张建华，你瞧，这家照相馆拍的照片倒很好。你瞧这几张照片，姿势都很自然，光线也匀称。今天我看了好几家，算这一家最理想的啦。”

这时我记起了那天她说准备拍照片的事情，就说：“原来你是在选择最好的照相馆，才看得这么专心，人家拉你的辫子也不觉得了！那你就在这一家拍好了。去，我陪你进去拍，反正我几何作业做好了，现在心里很舒坦。”

她犹豫了一会，对着玻璃擦擦头发，又侧过身子扯扯衣裳。

“不，”她说，“我今天还不想拍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“还没化妆好吗？”

“小鬼！”她打了我一下。“有什么好化妆的！”她说着脸都红了。

我就扯开话题说：“你几何作业做好了没有？要是做好了，晚上到我家来玩。我哥哥买了一只小提琴，明天是他厂礼拜，今天晚上他回家来，他答应教我，你也来学。”我突然想起她准备参加舞蹈小组的事，又补充说：“学会小提琴，对舞蹈也有好处，音乐和舞蹈，有连带关系。”

她想了想说：“我很想来，可是几何作业还没做呢。”

我们谈了一会，就分头走了。晚上哥哥打了个电话来，说厂里开团小组会，要明天才能回家。我很失望。一个人没事做，便到陈朵云家里去吧，趁便去看看她的几何作业做得怎么样。有些习题我理解得还不透彻，陈朵云几何比我好，我打算去问问她。

到了陈朵云家里，看见她的小妹妹跟几个女孩子在院子里跳橡皮筋。小妹妹一见我就跑过来说：

“姐姐在楼上。”

我蹑手蹑脚地跑上扶梯，瞧见陈朵云一个人伏在台灯下。我想：现在别跟她说什么，等她先把自己的答案做好了，再跟她谈。我就悄悄地在她床上一躺，随手在她枕边拿起了一本书。

她没有发觉我，一个劲地翻着一本什么书。翻了一页，左瞧瞧，右望望，又翻另一页。我看她不象是在做作业的样子，便站起来瞧了一下：嘿，她做什么作业呀，原来在看一本什么画报。

我马上跑过去喊道：“喂，你在看什么，那么专心！”

她着实吃了一惊，慌忙把画报塞进抽屉，装出生气的样子说：“你干么一声不响，象个死人似的！”

我不搭理她，一把拉开抽屉，拿出那本画报来。

她拼命把它抢过去了。

“放手！放手！”她吼着。“没有什么好看的！这是我姑姑看过的，我没事，拿来随便翻翻。”

我眼快，一瞅就看清了，原来是一本电影画报，她翻开的一页，正是一张女演员的半身照。

我真想不出陈朵云为什么竟那么空闲，看起电影画报来，还看得那么仔细，仿佛象在研究什么大问题。可是我不再追问她，我看她脸上那副发急的样子，差点就要哭出来了。

我没有久待就走了，因为她的几何作业还一道题目都没做好。我不能妨碍她做功课。

三

夜里下了一场雨，第二天天气很凉，可是陈朵云反而换了一件新的翻领衬衫来上学，连夹外衣也不穿；头发也洗过了，光光的小辫上系着两个大得出奇的蝴蝶结。

同学们都在背后带着诧异的眼光打量她，互相丢着眼色。

几何课上，老师讲课讲得正起劲，突然，陈朵云用手碰了我一下：

“嗳，给你看一样东西，好不好？”

我爱理不理地摇摇头。她马上说：

“好，等到下了课再给你看。”

我点点头。可是等不了一会儿，她又忍不住了，轻轻地在我腿上触了一下。我低头一看：是一张照片，一个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女孩子，胸前打着红领巾，在那儿弹钢琴。

我低声问：“这是谁？”

“就是上次对你说的那个陆佩琴。”她凑过头来说。“小学里的同学，现在她在音乐学院少年班学习，她信上也劝我去参加少年之家的舞蹈小组。”

“唔，”我看着照片说，

“她这张照片拍得倒很美，很艺术。”

“是嘛！”她把照片拿了过去，仔细地看着，沉思着说。

“我也想好好地拍一张，就怕拍不好。”

放晚学的时候，小队长通知我们开小队会。陈朵云请假了，说是家里有事，得早点回去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刚走进校门，陈朵云就从走廊上跑来，



拉我到校园里僻静的地方，告诉了我拍照片的经过。

她满脸忧愁，眉头打结地说：

“真倒霉！照片拍得一塌糊涂！”说完这句话，她就嘟起嘴不再说下去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那个拍照的人手脚真笨！老是说‘准备好，快拍啦；准备好，快拍啦！’可是照相机还一直动来动去……”

“那你就准备好让他拍好了。”我插嘴说。“大概你一直叫他‘拍得好，拍得美；拍得好，拍得美！’他想替你拍得特别好，所以才把照相机移来移去，仔细对角度和距离。”

“你说的倒容易！”陈朵云恨恨地说。“你想想吧，他说‘准备好！’我马上就得笑。我并不是真心想笑，而是为了照片上的表情呀！这种假装的笑你很快地笑一下还自然，装得久了，脸颊都颤抖起来了。

我忍不住“嗤”地笑出声来，我说：

“为拍一张照片，受那么大的罪，何苦呢！”

她苦笑着说：“要是拍成了个鬼样，参加舞蹈小组会有影响的！”

后来她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头，递给我看，说：

“我拍的是美术照，比普通照片贵三成，三张二寸的要一元二角，妈妈给我买练习簿的钱也凑进去

了！”

“我看舞蹈小组不会那么讲究形式，有张普通照片就行了，何必那么浪费！”我说。

“你不懂！美术照可以先看样子。他们叫我明天去看样子，要是不满意，还可以在底片上修改。”

四

陈朵云去看底片那天，几何老师宣布了准备临时举行几何测验的消息。我忙着复习几何，因此把这件事丢到脑后去了；她也没有再来告诉我底片的样子究竟好不好。

不料我们少先队的中队长找我去谈话了，她说：

“这两天我们发觉陈朵云好象有些心神不定的样子，我找她谈了一次，她不肯说出什么来。你跟她比较接近，是否了解她有什么心事？”

这时我又记起她拍照片的事情来了，我就说：

“别的我不知道，只知道她在拍照片……”

“拍照片？”中队长奇怪起来了。“拍照片怎么会弄成这么个闷闷不乐的样子呢？你去找她谈谈，就说要测验几何了，不能因为那么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影响了学习。”

“是呀！”我说，我的脸都发烫了，因为我实在

替自己的好朋友害羞。“我一定去跟她好好谈谈。”

晚上我约陈朵云一起到徐小玲家里去。她一把拉住我说：

“嗳嗳，底片样子我看过了，别的倒还好，就是嘴巴有毛病，太暗。照相馆里的人说，嘴唇发黑，洗出来不好看，他们说应该修改一下，当时我也就同意了。可是回来一想，又觉得不对，改得太淡了也不好，所以我想再去叫他们改过来。你陪我去好不好？我一个人去，怕他们不答应。嗳，为了这件事，我考虑来，考虑去，考虑了一整天了！”

我把中队长的意见告诉了她。她听了，噘着嘴点了点头。

我说：“我们去看徐小玲吧，你知道她生病已经快有一个星期了，小队里的同志差不多都看过她了，就是我们一次也还没去过呢！”

她想了想，说：“正好顺路。晚饭后我们先去改照相底片，改好了，立即就到徐小玲家里去。”

我只好答应了她。刚吃过晚饭，她就急匆匆地来了。我们一起走进那家照相馆，照相馆里忙得很，等了好一会才挨上。

陈朵云急忙拿出发票来，店员很快瞧了瞧就说：

“还早呀，再隔两天来拿。”

“不，”陈朵云说，“我们来要求修改底片的。”

“修改底片？”店员又接过发票瞧了瞧。“底片不是已经修改过啦，你看，昨天修改的，已经拿去印啦。”

“是修改过啦，”陈朵云结结巴巴地接下去说，“我回去想想：修改得不好，想再……”

“怎么，再修改吗？”店员说着笑了起来，惹得别的店员和顾客也围了上来。“你们瞧，这小姑娘的底片改了还要改，已经拿去印了，还怎么个修改法呢？”

别的人也都笑了起来，还打量着我们谈论起来了。我羞得背上都出汗了，急忙牵牵陈朵云的衣角，逃出了店堂。我听见人们还在背后说：

“小姑娘，真爱漂亮！嘿嘿！”

陈朵云满脸通红，一出门，就往公共汽车站跑去。我喊道：

“喂，汽车乘错啦！到徐小玲家里去应该往东跑！”

她不回答，左手掩着脸，右手向我一挥，只顾往汽车上挤……

五

又一天早上，我还没有走进教室，就听见陈朵云

特别响亮的声音。她看见我进去了，马上喊起来：

“张建华，照片拿来啦！”

我慌忙跑过去，拿起照片一看，照片拍得很不差：脸孔圆圆的陈朵云，侧着脸，笑咪咪地在向前眺望。

这时一个同学从我们身边走过，不经意地望了一下。

“谁的照片？”她说。“陈朵云的。噢，怎么拍得这样怪腔，一点不自然！”

“真的？”陈朵云马上把照片凑到那同学的眼前，颤着声音问。“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？”

“当然真话。”那同学说。“不过是主观意见，不一定正确。”

陈朵云不响了。我跑去对她说：

“你真太婆婆妈妈的了！我看这照片拍得满不差！”

陈朵云仍然不响，并且用怀疑的目光望望我。几何测验就在这一天举行。



六

上面讲的就是我的同学陈朵云拍照片的故事。这故事说来有点好笑，但其中也有点道理呢！

什么道理呢？原来这故事还有一个重要的结尾。

陈朵云把她的照片寄了一张给她的朋友陆佩琴后，很快就收到了陆佩琴的回信，信上说陈朵云的照片拍得很好，说她越长越漂亮了。可是陆佩琴的赞美并不使陈朵云感到愉快，因为，陈朵云虽然照片拍得很好，但她结果没有参加少年之家的舞蹈小组。后来她才对我说：

“原来报名参加少年之家的舞蹈小组根本不需要什么照片，另外倒有一个条件：参加的人，必须门门功课都及格。不幸得很，我那次几何测验，偏偏不及格！你知道，这可是我进了中学以来几何测验第一次不及格呀！真倒霉！这对我说来，还真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呢！”

“是吗？”我说，“我一直把你这次拍照片的过程，看成为一场可笑的喜戏！看来，它还带点儿悲剧的成分呢！”

陈朵云把我重重地打了一拳头，逃开了。